

# 一只 叫凤 的鸽子

1

夏望与秋虎同住一座小城，又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读书，两人又都喜欢养鸽子。但两个人家的情形很不一样，夏望家很富，秋虎家很穷。夏望家不是一般的富，几乎算得上是这座小城的首富。而秋虎家的穷，不是一般的穷，几乎算得上是这座小城最穷的人家，穷得让人都不好意思看一眼。

两人对鸽子的喜欢程度却是一样的。

这些能在天空下展翅翱翔的小生灵，让他们无比着迷，心中，眼里，日日夜夜，总有这些小生灵在飞翔——它们的飞翔，是那么的优美，那么的变化多端，那

么的让人浮想联翩。

但懂鸽子的人，自然会对夏望家的鸽子高看一眼，甚至会在目光里流露出惊叹与仰慕。当那些鸽子傲然仰望天空时，它们在这些人眼里，几乎成了神鸽。而秋虎家的鸽子呢？他们都懒得看它们一眼——这种老土的鸽子，不值得一看。

秋虎无奈，他养不起值钱的鸽子。他的十几只鸽子，不是偶尔捡到的，就是用很少很少的钱，从别人那里买来的。最值钱的那只瓦灰公鸽，也不过就值三斤米钱——秋虎从家中偷了三斤米，从一个老头那儿换来的。

秋虎家的鸽子全部加在一起，也换不来夏望家最不值钱的一只鸽子。夏望曾在秋虎也在场时，对那些玩鸽子的孩子们说：“他那些鸽子，换我们家鸽子一根羽毛，我都不换。”

夏望家的鸽子，据说，最贵的值三四千块钱，最便宜的也都在四五百块钱左右。怕有人偷这些贵重的鸽子，夏望家还特地养了两只凶猛的高头大狗，昼夜守着深深大院。

秋虎家的鸽子，住的地方只能叫鸽笼。是秋虎用捡来的烂木板凑合做成的，手艺又很差，挂在墙上，都歪斜着。而夏望家的鸽子，住的是鸽舍，有两间屋那么大，是专门请木匠做的。三个木匠做了半个月，用了一大堆

好木材。那些木匠都有一流的手艺。但他们从未做过鸽舍，觉得新鲜，又想到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做这玩艺儿，就越发地要把好手艺拿出来，把一个鸽舍做得让所有的路人见了，都啧啧称赞。

夏望家的鸽舍，居然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。

算一算，秋虎家所有家产加在一起，也抵不上夏望家这一座鸽舍。

秋虎的个儿明明要比夏望高半头，但当夏望站在他面前时，莫名其妙地，他反而觉得比夏望矮一头。当夏望眉飞色舞地向同学们说他们家的鸽子时，秋虎总是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。有时，夏望说着说着，会把眼珠儿转到眼角上看一眼秋虎，这时，秋虎像被凉风忽地吹着了似地，微微收缩了一下身体，把脸转向了另一边。

秋虎对夏望这副傲气十足的样子并不恼怒：这有什么好恼怒的呢？人家养的鸽子，本来就不是一般的鸽子。他甚至连嫉妒都没有，有的，只是羡慕，只是自愧不如。

夏望对同学说：“有的人家养的鸽子，也只能在自家屋顶上空飞一飞，要是拿笼子拎到三里地以外放了，就再也找不着家了。”

秋虎当然知道夏望所说的“有的人家”就是指的是他

家。夏望没有说错，他家的鸽子就是这样一些鸽子，是不能拿出去放飞的，而夏望家的那些鸽子，都是可以拿到远处去放飞的。夏望说他们家有一只鸽子即使拿到五千公里以外放飞，也照样能飞回来。秋虎相信。秋虎虽然养不起这样的鸽子，但秋虎已经养了好几年鸽子了，他懂鸽子，很懂。

有时，秋虎会禁不住去看夏望家的鸽子。他在往夏望家走时，总会在心里给自己找个理由：我要到那边一个宠物商店看看狗。他走在路上时，好像心里并没有想到去看夏望家的鸽子，溜溜达达的，一副很悠闲的样子。他还唱着那些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奇奇怪怪的童谣：

好大的月亮好卖狗，

卖了银钱打烧酒。

走一步，

喝一口，

这位大哥，

俺问你们可买狗？

.....

常常，唱着唱着，就来到了夏望家附近。他不想让夏望看见，总是闪在一条小街的拐角处。在那里，他只要把脑袋探出一些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夏望家的鸽舍。

夏望家的鸽舍由四根高高的柱子支撑起来，像一座小型的宫殿一般耸立在天空下。有门有窗，有长梯可爬到上面。里面有数十个格子，那便是鸽子们的小家。鸽子们可以自由出入鸽舍。有在里面呆着的，有在外面呆着的。在外面呆着的，有的落在鸽舍的顶部，有的落在房顶上。总有鸽子在走动，在飞来飞去。

这些鸽子叫出的声音与一般的鸽子叫出的声音都不太一样，浑厚，有浓重的共鸣声，像是从一口大瓦瓮里发出的声音，嗡嗡地让人感到震动。它们个头显得很大，体形健美，站在屋脊上，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一副雄壮的样子。它们中，仿佛有知道自己长得不一般的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那番造型，很像是雕塑。

秋虎看着夏望家的鸽子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比较着他们家的鸽子。相比之下，他们家的鸽子，一只一只都显得有点儿矮小，远不及夏望家的鸽子神气、威风。

秋虎会很出神地仔细欣赏着夏望家的鸽子：

那些鸽子，不象其它品种的鸽子会有五颜六色，颜色

很简单，要么是灰色，要么是黑色，要么是灰黑相间。那灰，灰得纯粹，那黑，也黑得纯粹。所谓的灰白相间，只是灰色的底子上，很规则的有些黑色的点点。秋虎知道，这种颜色的鸽子，叫“雨点儿”。这些鸽子有两个显得不免有点儿夸张的肉瘤卧伏在两个鼻孔上，灰白色，带着细细的皱褶。从脑袋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聪颖和机敏。无论是公鸽子还是母鸽子，颈上都有一圈发亮的小叶片的羽毛。那颜色像是上等钢材发出的蓝光。公鸽子颈上的那圈羽毛，尤其的亮。

一只一只的，都让秋虎着迷。他一看就是半天，那时，他眼中一派静穆。

这一天，他正痴迷地看着，忽然有人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。他一惊，掉头一看，竟是夏望——他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。

夏望用疑惑的目光看着秋虎：“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秋虎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去那……那边看……看小……小狗……”说着，慌慌张张地往不远处那家宠物商店走去了。

夏望看了一会儿秋虎的背影，再站到秋虎站过的地方，侧脸看去，看到了自家的鸽舍与鸽子，好像立即知道了秋虎站在这里的用意，撇了撇嘴回家了。

秋虎回到家中，见到了自家的鸽子。他没有厌弃它们。他像夏望喜欢自家的鸽子一样，喜欢着这些鸽子。他默认了一个事实：他就只能玩这样的鸽子。它们也是鸽子。他将它们轰赶了起来。鸽子们似乎不太情愿，在天空飞了两圈，又想落下来。他很想看它们飞翔，就捡起地上的瓦片，不住地轰赶着。鸽子们终于知道了主人的心思和他的固执，只好放弃降落的念头，转而展翅飞向高空。它们飞着，越飞，范围越大。

秋虎仰脸看着。

不知是谁家的鸽子，看到了秋虎家的鸽群，要凑个热闹，也一起飞上了天空。紧接着，又是几个鸽群飞上了天空。小城的上空就有了几个鸽群飞出的巨大圆环。

秋虎觉得，城南的天空上，那个飞得又高又好看的鸽群是夏望家的。

秋虎的目光，暂且放开了自家的鸽群，去看城南天空的鸽群。他在心里想：如果我也有一只夏望家那种鸽子就好了……

## 2

这天放学后，秋虎正往家走，忽听见空中有响动，抬头一看，就见一只鸽子失去了控制，正像一团泥巴那

样，急速砸向地面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一只鹰正猛地拉高，朝高空飞去。秋虎一下子就明白了：那只鸽子被鹰击伤了，那鹰本可以俯冲而下抓走鸽子的，恰在这时，他秋虎走到了这儿，它只好放弃了。

那只鸽子快要撞击地面时，却猛地挣扎着扇动翅膀，使自己暂时放缓了坠落的速度，但却并没有能够飞起来，还是摇摇摆摆地跌向了地面。还好，在它马上就要坠到地面时，它又更加用力地扇动了几下翅膀，最终使自己勉强地落到了地上。

那鸽子就落在秋虎面前二十米远的地方。它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后，惊慌地扇动着翅膀，想重新飞向天空，但失败了：只飞了几米远，便又重重地掉在了地上。

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，现在只有秋虎一人走着。

那只鸽子显然发现了秋虎，耷拉着翅膀，吃力地往前跑着。几次想飞起来，但都没有能够成功。它身后的地上，是它的翅膀流出的一滴一滴血。它一侧的翅膀，好像被鹰击断了。在它往前逃跑时，这只折断的翅膀一直在地面上拖着。

秋虎没有发动自己的双腿以最快的速度向那只鸽子追去，而是蹑手蹑脚地向那只鸽子靠拢过去。他已经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只非同寻常的鸽子，是一只他梦寐以求的



鸽子——一只与夏望家的鸽子差不多的鸽子，甚至看上去比夏望家的鸽子还要棒的鸽子。

秋虎没有见过这般体格健壮的鸽子。

一只黑鸽子，一只黑得像涂了墨汁的黑鸽子。爪子和腿是深红色的。秋虎眼睛尖，虽然他与那只鸽子还隔着一段距离，但他还是看到了它腿上套着的锡环。发现了这一点，秋虎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：这果真不是一只一般的鸽子！这脚环是由专门的机构制作的，只有那些经过论证后确定为优良品种的鸽子，才能获取这种脚环。上面有编号，这些编号，都是被一一登记的。

秋虎双手捂在胸前，闭起了双眼。

那只鸽子在行走过程中跌倒了。不知是因为太累了，还是因为伤势太重了，它居然瘫在地上不动了。

秋虎站住了。两只捂在胸口的手慢慢挪开，慢慢攥成拳头，身体慢慢向前倾去，突然起跑，向那只鸽子扑去！

鸽子听到了动静，立即扑着翅膀。奔跑了一阵之后，它勉强勉强地离开了地面，但也就飞了四五米远，又跌落在了地上。

秋虎疯狂地跑动着，离鸽子越来越近。

鸽子拼命扇动着翅膀，地上的灰尘，一团团地留在了它身后。

秋虎瞪大着眼睛，迅速地缩短着它与鸽子的距离。

鸽子稍微停顿了一会儿，再一次跑动、起飞时，居然成功地飞到了路边一堵院墙的墙头上。因它在空中飞行的速度极慢，冲上去的秋虎，高高跳起时，差一点儿就抓住了它。

鸽子跌跌撞撞地落在院墙的墙头上之后，秋虎一次又一次地跳起，企图抓住它，但，终究因为没跳到应有的高度，而未能如愿。他，弯着腰，双手捂在肚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但眼睛却一直望着鸽子。

鸽子知道了自己暂时是安全的，站在墙头上，没有再做出逃跑的动作，但神情依然极其惶恐。

这一下，秋虎可以近距离打量它了：真是一只了不得的鸽子。

秋虎只有一个念头：抓住它！

他的目光暂且离开了鸽子，在街上寻找着。他看到一个人家的门口放了一个梯子，立即跑了过去。可是，当他扛着梯子再回到院墙下时，那鸽子仿佛知道了危险，身子矮了几下之后，居然又飞了起来。它没有飞远，而是选择了离它最近的屋顶。它只是飞到了屋顶的边沿，

并且差一点掉了下来，秋虎下意识地伸出双手，作出一个要接住它的动作。见鸽子稳住身体转而一个劲地沿着坡面逃向屋脊时，他失望地用双手拍了一下屁股，并叹息了一声。

已经到达屋脊的鸽子虽然还神色紧张，但显然知道了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向四周张望了一阵之后，蹲了下来。

屋脊风大，它的羽毛被掀动起来——那黑色羽毛的根部却是灰黑色的。

天色渐渐暗淡下来。

鸽子想到了家，一时忘了自己的翅膀已经折断，飞了起来——当然很快掉在了屋顶上。但天色和晚风让它回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，再度飞起，这一回，它勉强飞到了另一户人家的屋顶上。

秋虎就跟着，忘记一切地跟着。他想得到这只鸽子，一心想。

鸽子挣扎着，带着受伤的翅膀，从这个屋顶飞向那个屋顶。当路灯开始亮时，它已经飞到了这座小城的城边。房屋不再是一幢连着一幢了。天虽然已晚，但因为今天天气晴朗，月亮又出来得早，加上东一盏西一盏的灯放射出的光芒，它还能看得见。

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墓园。

鸽子站在一户人家的房顶上，犹豫着：还飞不飞呢？

秋虎在想：它还飞不飞呢？

鸽子还是飞了，但它怎么也无法飞过墓园的上空，很快掉了下去。

秋虎冲进了墓园。他在灰暗的天色下，小心地寻找了好长一阵时间，才终于看到鸽子的身影：它落在了一块竖着的墓碑上。

秋虎没有惊动它：它要是再飞起来，这样的天色下，他就可能再也找不到它了。

他藏在一块墓碑后面，毫无声响地看着它。

它现在只是一团黑黑的身影。

到处是高高矮矮的墓碑。很远处才有灯光，墓园一片暗淡。那种墓园特有的安静，让秋虎感到害怕。但同时，他也感到庆幸：这里，这么黑，又这么静，它不会再飞了。

鸽子真的不打算再飞了。它在墓碑的顶部站了一会儿，竟然慢慢地蹲了下去。

现在，秋虎心中只想一个问题：怎么才能抓住它？

他累了，倚着墓碑坐了下来。他不再看鸽子，只在心中制定着捕捉方案。

最后，他决定：用网子网住它！

他觉得，这是所有捕捉方案中最可靠的方案。

这样决定之后，他轻轻地离开墓园，回到了路灯下的街上，然后撒腿往家跑去。

他家有一张打鱼的网。

取了网，他又马不停蹄往墓园跑。一路上，他都在担忧：它还在那块墓碑上吗？

当秋虎潜回墓园，看到那块墓碑上那团黑影时，他用手不住地轻轻拍打着胸口。他将网轻轻地放在草丛里，然后轻轻地坐了下来。他告诫自己：绝对绝对不可鲁莽，一定要在绝对绝对有把握时，才可以撒网！

现在，他需要的是耐心。他要安静地等待——等待鸽子不再有警惕，等待它熟睡。

小城越来越安静。

秋天的夜风吹着墓园的树和草，已经失去水分后的树叶和草叶，发出干燥而单调的声音。

等待中，秋虎居然有一阵时间忘记了鸽子，忘记了自

己到这墓园干什么来了，在心里想着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事情。

这时刻，孩子们早已呆在家中了，而他却还在阴森森的墓园里。他没有急切要回家的念头，也不用担心有谁会来寻找他、呼唤他。爸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，这时候还不知道坐在什么阴暗地方的一张赌桌前呢！

秋虎想起了妈妈。

爸爸因赌博住过牢房，出来后，却一如既往，还是成日坐在在赌桌前。妈妈只好走了。妈妈把他留给了爸爸，自己则带走了妹妹。妈妈对他说，妹妹小，她不带上她，就会饿死。

秋虎觉得这墓园，并不比他的家差到哪儿去。

他当然想到了夏望，夏望家的鸽舍、鸽子。

他抬头去看夜空：一个秋天的夜晚才会有的夜空，又高又干净，月亮和星星都很亮。

晚饭还没有吃，天气又凉，加上墓园的清冷，秋虎在不住地打颤，他禁不住将身子缩成一团，后来把鱼网也裹到了身上。

夜深了。

秋虎借着月光——那时，月亮已经偏西，他看见鸽子

一动不动地蹲在墓碑的顶上。秋虎毫无根据地觉得，这时的鸽子，眼睛是闭着的。

是时候了。

他开始慢慢地、极其细心地地理顺鱼网，等确定网子一定能抛出他想要的样子之后，他将它像围脖一样围在脖子上，然后，匍匐于草丛中，一寸一寸地爬向墓碑。在爬行过程中，他会不时地停住，抬头观察一下鸽子的动静。

在到达最理想的距离后，他屏住呼吸，缓缓爬起——一边爬起，一边从脖子上取下鱼网。他用了很长的时间——好像是一百年的时间，才从草丛中站起来。

鸽子就在眼前，是尾巴冲着他。他甚至闻到了鸽子身上发出的气味。

他看了一眼月亮，忽地一声吼叫，将手中的网抛了出去。网十分完美地张开，在月光下，就像一颗硕大的蘑菇。网落下了，秋虎听到了咕咕咕的鸽叫声，并觉得网在激烈地颤动。那颤动，使他想起一次在城外的大河里网到了一条十几斤大鱼的情景——就是那样的颤动。

毫无疑问，他网住了那只鸽子。

他没有将鸽子从网中取出，而是将网慢慢收紧，最后拴了一个大疙瘩，然后背着网，迅速地跑出墓园。网

在其中的鸽子不住地咕咕咕地叫着，并挣扎着。

当他走到街上，踏上回家的路时，已不见一个行人。

好寂静好空旷！他的身体微微一抖唱了起来，用的是夸张到扭曲的腔调，听上去更像是嚎叫：

一去二三里，

先生去买米；

烟村四五家，

先生米到家；

亭台六七座，

先生米下锅；

八九十枝花，

先生铲锅巴。

一扇窗子忽地打开，随即传来一声吼叫：“深更半夜的，嚎什么嚎！谁家的小神经病！”



夏望上学，常常会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。那鸽子被一方手帕不紧不松地包着，无法动弹，但看上去却又很舒服。不用笼子，只用一方手帕，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带上鸽子，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，不是谁都会的。夏望家几乎是请了一个常年帮着养鸽子的佣人。这个佣人玩了一辈子的鸽子，样样在行。他每天都会来一趟夏望家，除了清扫鸽舍，还负责安放鸽子下蛋的草窝等事情。用手帕包住一只鸽子，就是这个佣人教给夏望的一个简洁的方法。

上课前，夏望会解开那方手帕，然后双手抱住鸽子，轻轻往天空一送，那鸽子都早习惯了这一套，马上打开翅膀飞了起来。也许是觉得自己解放了，也许是向小主人告别，鸽子会在空中，发出响亮的扇动翅膀的声音：噼噼啪啪！

在将鸽子抛向天空之前，夏望会煞有介事地往套在鸽子腿上的环里塞一封信。那上面写着：今天晚上我想吃红烧肉。或是：放了学，我要在外面玩一会儿。这些话没有多大意思，而且很无聊。但夏望愿意当着他的同学这么做。他只是告诉同学们，他家的鸽子腿上是有环的，这环上有编号，是专门的机构制作并发放的；他家的鸽子不是一般养养玩玩的鸽子，是能放飞的，是可以

送信的。

同学里头，有养鸽子的，有不养鸽子的，养的，不养的，都很羡慕夏望。

这一天，当夏望又用一方手帕将他家的一只鸽子带到学校时，一直在旁边看着的秋虎忽然说：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

秋虎的声音微微有点发颤。

立即，一张张面孔转了过来，吃惊地，疑惑地看着秋虎。

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……”在那么多的目光之下，秋虎的声音变小了，仿佛自己在说一个谎言。

孩子们看了一阵秋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又一个个将脸转过去看夏望手中的鸽子了。

“你们不相信吗？”秋虎嘀咕着，“不相信拉倒！反正，我有一只这样的鸽子……”

没有人掉过头来。

秋虎觉得这些同学很可笑，更觉得自己很可笑：明明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，为什么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呢？

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

秋虎的声音特别大。

孩子们不得不再一次地回过头来看他。

秋虎用手指着夏望手中的鸽子：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很长时间，这个动作好像固定在了那儿。

夏望看也没看秋虎，正解开手帕。就在大家还在疑惑地望着秋虎时，天空传来了响亮的扇翅声。那扇翅声就像有人在晴空里拍出的清脆的掌声。

孩子们的目光一律转向了天空。

那鸽子在学校上空盘旋了两圈，往城南飞去了。

孩子们开始往教室走去。一路上，有同学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：

“他尽吹牛！”

“他家都穷成那样了，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鸽子？知道这种鸽子多少钱一只吗？”

“他爸赌钱，把老婆都赌输了。”

“这是你胡说！人家妈妈是离婚，好不好！”

“这有什么差别吗？反正，他不可能有那样的鸽

子！”

……

第二天，秋虎用手帕大小一块布，包了那只鸽子来到了学校。他早已留心夏望用手帕包鸽子了，并多次在自家鸽子身上做了试验。现在已包得很好看，并且很可靠了。

一个懂鸽子的孩子看到了秋虎的鸽子，一阵惊愕，随即跑开，来到一群孩子中间：“秋虎真的有那种鸽子，很棒！”

孩子们犹豫了一阵，立即向秋虎跑过来。

当有几十个孩子围住秋虎时，他把鸽子举了起来。

那只鸽子的头型十分优美，鼻孔上的两块肉瘤，几乎有蚕豆瓣那么大，颈上的一圈细毛，发出似蓝似紫似金的光泽，两只眼睛琉璃一般亮。

秋虎一声不吭，就这么举着，慢慢地转动着身子，好让所有孩子都能看清楚他的鸽子。

他的脸上写着：我骗你们了吗？我是不是有这样一只鸽子？

夏望只瞟了一眼秋虎手中的鸽子——瞟一眼就够了，就知道了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鸽子。他没有恼火，也没有

嫉妒，但有点儿失落。

“能放飞吗？”有孩子问。

不知为什么，秋虎举得硬梆梆的胳膊，显得有点软弱了。最终，他把举在空中的鸽子放了下来。

“能放飞吗？”有孩子追问。

秋虎答道：“现在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秋虎答道：“我才得到的，它还没认家呢。”说完，他往校门外走去。他要把鸽子送回家。路上，他的心一直发虚：那天晚上，鸽子在网中拼命挣扎，使那只本来还没有彻底折断的翅膀彻底折断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飞上天呢？

#### 4

秋虎得到了一只相当不错的鸽子，这一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没过几天，几乎传遍了这座小城。

城西边上的邱叔听说了，就来到了秋虎家。养鸽子的人，都想见识见识那些不一般的鸽子。但秋虎不让看。

“你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只鸽子呀？”邱叔拍了拍秋虎的

脑袋问。

“我有！”

“有，为什么就不能让邱叔看一眼呢？”

秋虎不知道怎么回答邱叔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从里屋传来了鸽子的叫声。

这叫声正是那只鸽子发出的。它现在被关在一只笼子里。

邱叔一听，点了点头：“还真有。”他是小城里最懂鸽子的人，只要听听鸽子的叫声，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鸽子。

“只是看一眼，怕我抢你的呀？”

秋虎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拒绝了邱叔的请求。

邱叔拍了拍秋虎的头，一笑，走了。但刚走出门，又回过头来，看着秋虎的眼睛说：“莫非，这只鸽子是只有毛病的鸽子？”

这句话一下子击垮了秋虎。他把头低下了。

邱叔重新回到屋里：“还是让邱叔看看吧，也许，邱叔

有办法呢。”

秋虎往里屋走去。

邱叔跟着。

秋虎把放在地上的笼子提给了邱叔。

邱叔一看到那只鸽子，顿时两眼放光。他盯着它看了半天，又打开笼门，将它抓住，仔细察看了它的眼睛、鼻孔，又扯开它的翅膀、尾巴，看了半天，点了点头：“这只鸽子，不得了啊！”他又看了看它腿上的环，“你知道这是哪里的鸽子吗？”

秋虎只看清了那环上的编号，并没有太注意它的归属地，朝邱叔摇了摇头。

“这不是写着吗？台湾的。”邱叔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这里与台湾的距离，“相隔几千公里呢！我猜测着，是那边的人，将它带到这边放飞的。敢这么远，又隔着大海放飞，可见这鸽子的主人心里很清楚它的本事。”他早看到了它耷拉着翅膀，“八成，遭鹰打了，不然，这样的鸽子，怎会落在你手里呢！”

秋虎点了点头。

邱叔叹息了一声：“是只好鸽子，只可惜残了。”他检查了一下那只折断的翅膀，“要想让它再飞到天

上……”他没有再往下说。

邱叔离开时，秋虎对他说：“邱叔，不要对人说它不能飞了。”

邱步不明白，可又有点儿明白，点了点头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邱叔隔几天就来看一次这只鸽子，目光里有欣赏，也有惋惜。这一天，邱叔对秋虎说：“孩子，你把这只鸽子让给邱叔吧。”

秋虎稍微吃惊了一下。

“你留着它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它飞不起来了——永远飞不起来了。就是能飞起来，你也难让它认你的家。这种鸽子的秉性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养它三年五载，以为认你家了，放到了天上，即使今天不飞走，过些日子也要飞回原先主人家的。你又没有配得上它的鸽子跟它配对下蛋孵小鸽子。你留着它，有什么用处。我知道秋虎心里想有这样的鸽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是一只公鸽子，我那里正好有一只落单的母鸽子。我那里不缺公鸽子，而且都是一些不错的公鸽子，可是，那只母鸽子实在太不一般了，那些公鸽子不配，就是配对成了，它们的后代也不能放飞太远的路。你这只公鸽子，太配了！我答应你，配对成了，生下的第一对蛋给你。你让你家的那些鸽子去孵，不出多长时间，你就会有一对上上等的鸽子。而且，是打小养起的，长大了，只认你的家。



行么？”

秋虎不知道该怎么决定这件事。

邱叔说：“你就闭着眼睛想一想吧。你有了两只那样的鸽子，说不定就可以无休止地繁殖下去，一窝一窝的，多少年以后，说不定你就是这座小城的鸽子王了。你那个同学夏望，嘻！……”

秋虎马上答应了。

邱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将鸽子包起来，放到了怀里：“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这只鸽子已在我那儿了。”他出门后，又回头来，“你就等着两只蛋吧。”

5

仅仅相隔三个月，邱叔就给秋虎送来了两只鸽蛋。

鸽蛋放在一只小小的纸盒里，里面填满了锯末。

邱叔说：“这么好的一对鸽子，我只想它们多多地孵小鸽子，我就给你蛋了。要是让它们孵出小鸽子来给你，下一窝蛋就要拖很久。我取了这两只蛋，用不了几天，它们就会又下两只蛋。再说，我给你小鸽子，你万一不会养，就可能死掉。而若是等它们大了再给你，恐怕又不认你的家了。你赶紧看看你们家有哪对鸽子这几天正

要孵蛋，把它们的蛋撤了去，换上这两只蛋。”

秋虎家有一对鸽子，前天生下第二只蛋，刚刚开始孵蛋。

自从秋虎换了上邱叔送来的两只鸽蛋后，就开始时时刻刻地关注那对鸽子孵蛋的情况。一切正常：公鸽子一早上出去觅食，上午十点钟左右回来换下孵了一夜蛋的母鸽子，继续孵蛋；母鸽子出了窝就直接去觅食，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光景，又替换下公鸽子；公鸽子再出去觅食，直到傍晚回来，然后就站鸽笼上为笼中的母鸽守夜。周而复始，两只鸽子，就这样轮换着。

按照预定的日子，两只小鸽子一前一后出壳了。

秋虎十分兴奋。即使爸爸在外赌博一连几天不管他，他也不生气不伤心。他有两只小鸽子，两只足以让全城人羡慕的小鸽子，其它的事情也就不在乎了。他几乎忘记了爸爸的存在，整天沉浸在快乐之中。

过了几天，邱叔送来了从信鸽协会申请来的两只锡环，编号分别是0508、0509。

邱叔说：“再过一个星期，你就可以给它们戴上了。”

两只还是两小团肉的小鸽子，使秋虎经常陷入让他陶醉的想象：它们长大了，成为一对，就会下蛋孵小鸽子……一代一代的，用不了几年，我就会有很多很多这

样的鸽子，它们飞满了这里的天空……一只一只的，都能拿出去放飞，一千公里、两千公里、三千公里……总是我的鸽子第一个归巢……我要拿一个一个的头等奖，柜子上、窗台上，到处都放着奖杯，还有奖金，一笔一笔的奖金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秋虎总要想着想着，最后思绪拐了一个弯儿，想起妈妈和妹妹。那时，就会有眼泪挂在眼角。

大约过了七八天，秋虎发现，不知为什么那只母鸽子变得有点儿心不在焉，出去觅食，常常迟迟地不回来。公鸽子在笼中护着小鸽子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两回，甚至连出去觅食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紧接着，秋虎就发现，不知是谁家的一只白色的公鸽子，总是飞到他家的屋顶上，拖着张开的尾巴，围着他家的母鸽子，不住地叫唤。母鸽子虽然不答理，但却在该它喂小鸽子时，站在屋脊上不动弹。那只白色的公鸽子很漂亮，声音也十分洪亮，它不屈不挠地围绕着母鸽子叫唤，好像在倾诉衷肠。终于，母鸽子开始点头了。

过了两天，母鸽子跟着那只白色的公鸽子飞出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留下公鸽子独自哺养两只小鸽子。最初两天，公鸽子还尽心照料小鸽子，但到了第三天，它飞出笼子，站到屋脊上，只是一个劲地伤心地叫唤着。其间，几次回到

笼子里照料小鸽子，但时间不长，又飞了出来。终于，它完全陷入了悲伤和痛苦，再也不管那两只小鸽子了。

十分焦急的秋虎赶紧去看笼中的小鸽子，发现，有一只小鸽子，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寒冷，已经死了！

秋虎哭了起来。

公鸽子再也没有回到笼中。

现在，只有靠秋虎自己了。他要喂养这一只小鸽子。它是他唯一的希望了。要是它也死掉，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样小的鸽子现在还只能喂它细食。正常情况下，鸽爸爸、鸽妈妈先吃了食，然后在嗉里消化成糊状再喂给小鸽子。秋虎清楚这一切。他要做鸽爸爸。他把豆子、玉米或麦子放在嘴里反复咀嚼，直到这些粮食与他的唾液溶和成糊状，再喂给那只小鸽子。

接下来，好多天，他的嘴巴总是不停地在咀嚼。

他把小鸽子放在一堆棉絮里，上学前喂一次，中午放学回来喂一次，晚上喂一次，睡前再喂一次。

小鸽子居然活了下来，并且一天一天地很快长大了。

粉红色的肉身，因羽毛的生长，开始转为青色。它认识了秋虎，一看到秋虎，就叫唤，就朝他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

不知不觉，它竟然长成了一只羽翼丰满的鸽子。

是一只母鸽子，但样子却竟然与它的父亲一模一样。不同的是，它的父亲，折断了一只翅膀，已与天空无缘，而它却有一双年轻而有力的翅膀，蓝天正在召唤着它。它已经开始不住地扇动翅膀，在做飞上天空的准备。

它与秋虎的关系极其亲密，一看到秋虎，就会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。而秋虎上学后，它就会在家中跳上跳下地寻找秋虎。

秋虎呢，则时时刻刻地惦记着它。晚上，秋虎睡觉时，它就蹲在秋虎的床头。

秋虎给它起了一名字：凤。

秋虎的妹妹叫凤……

## 6

凤第一次飞上天空，就令人惊叹不已。它是那么的喜欢天空！它优美地拍着翅膀，一个劲地向高处飞去，仿佛要飞到云层深处。这不免让秋虎有点儿紧张：它不会飞走吧？它居然飞得无影无踪。可就在秋虎感到绝望时，它又出现在了秋虎的眼前，先是小小的一个黑点，

然后，形象渐渐地鲜明起来。它在天空飞了一圈又一圈，就是不想落下来，仿佛它等待这一天，已等待上百年了。

在秋虎的记忆里，没有一只鸽子，飞得有凤那么漂亮。

终于落下，一直落到秋虎的肩上。

秋虎感觉到了它的小小心脏在激烈跳动。他伸出手去，轻轻地拍着它的背，心疼地：“谁让你第一回飞，就飞那么高，那么久的呢？”

秋虎把凤带到学校。他没有用手绢包着它——没有必要，他只需时不时地叫一声“凤”，它就会飞临到他头顶的上空，或干脆落在他的肩上。

当秋虎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校园里时，立即吸引了无数的目光。孩子们居然没有看出来，这只鸽子并不是他上回用手帕包着的那只鸽子，都以为就是上一回他带到学校的鸽子呢！

秋虎站在那里不动，而凤则站在秋虎的肩上不动。上一回，孩子们见到的，只是鸽子的一个脑袋和一个尾巴，而现在见到的是一个没有一丝遮掩的鸽子。

凤的形体、颜色以及机敏而高贵的神态，镇住了所有

的孩子，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，谁也不说话。

秋虎看到了夏望的目光——夏望也在出神地看着。夏望已经是一个很懂鸽子的孩子。秋虎知道，夏望明白了此时此刻站在他的肩上的是一只什么样的鸽子！

上课铃响起前的一刻，秋虎从肩上抱下凤，说一声“回去吧”，然后将它轻轻抛向天空。

孩子们一直看到凤已经消失，还在仰望天空。

没有过多少日子，孩子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结论：夏望家的鸽子，一只一只都是好鸽子，但却没有一只赶得上秋虎的那一只。

秋虎不再去想象他的鸽群——他本来就有鸽群，虽然这一鸽群不是由凤这样的鸽子组成，但，也是鸽群。鸽群，加上凤，就足够了——凤这样的鸽子，一只就行。

秋虎心满意足。几乎所有的夜晚，秋虎都是一个人度过的。爸爸，不，赌徒，他天天在外面赌，赌得昏天黑地，哪里还记得秋虎？无所谓，秋虎现在有他的鸽群，有凤——每天夜里，凤都陪伴着他。

一年后，凤第一次参加小城组织的放飞比赛，五百公里，得了第二名。邱叔对秋虎说：“你就等着它给你拿奖杯、拿奖金吧。第一回飞，就得了第二名，往后还了得

呀！”

夏望不再总拿着他的鸽子来学校向孩子们展示了。

秋虎终于发现，原来，他的个子是比夏望高出一头的。

就在凤给秋虎拿回第一只奖杯半个月，这天，秋虎放学回到家，发现凤不见了。他立即屋里屋外地找开了，并不住地叫着：“凤！凤！……”没有找着。他想，现在只有一个可能：它飞到远处觅食或是和别人家的鸽子玩耍去了。他站到街上，仰望着天空，等它回来。

天色渐晚，空中已不再见到有一只鸽子飞翔，只有几只觅食的乌鸦从城外往城里飞着——它们要在城里公园中的树上过夜。麻雀们唧唧喳喳，这是它们夜宿檐下、枝头前的最后喧哗。

天黑了。

秋虎叫着“凤”，已是哭腔。他反复找着已经找过数遍的地方。知道凤确定不在这些地方后，他神情恍惚地找了两条街。他不住地呼唤着：“凤！凤！……”到了后来，呼唤变成了自言自语一般。街上早已空无一人了，他才回到家中。他衣服没有脱，甚至连鞋都没有脱，死人一般睡到床上。夜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，熟睡的鸽子偶尔叫唤一声，知道现在是在深夜，没有叫唤完一声，



就半途停止了叫唤。他睡着了，很不踏实，像漂浮在水面上。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他听见了凤的叫声，立即爬起来，只见月光正从窗外照进屋里：床头上空空的，并没有凤的影子。

秋虎再躺下后，一直睁着眼睛。他又开始想念妈妈和妹妹……

第二天下午，他终于从别人那里知道：爸爸输了一大笔钱，以一千元的价格，趁秋虎不在家时，把凤捉住卖到夏望家了。

秋虎愤怒地跑回家，见什么砸什么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就把家毁得一蹋糊涂。他完全发疯了，一边毁坏，一边大声哭喊。

爸爸面容憔悴，垂头丧气地从外面回来了，见秋虎在不顾一切地毁坏，闪到了一边。一块裂了缝的菜板飞了过来，差一点削到他的鼻子。

见家中已再无什么可毁坏的，秋虎一头跑出家门。

爸爸在身后说：“不给人家钱，人家就要拆我们的房子……”

秋虎头也不回直奔夏望家。

夏望家养鸽子，不只是因为夏望喜欢玩鸽子。他爸爸

也喜欢玩鸽子，酷爱。他早盯上了秋虎的凤，而秋虎的爸爸也早知道他喜欢秋虎的凤。秋虎的爸爸赌输了钱，无法还人家，人家扬言要拆房子，他就找到了夏望的爸爸。夏望的爸爸二话没说，照秋虎的爸爸开的价，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便做成了这笔交易。

秋虎来到夏望家门口，从门缝里看进去，就见夏望的爸爸正和他的两个朋友在院子里欣赏凤。

凤关在一只漂亮的鸽笼里。也许是它感觉到秋虎来了，便一个劲地扑愣着翅膀，拼了命要往外挣，并咕咕咕地叫着，就见细软的羽毛纷纷从笼子里飞了出来。

秋虎心疼不已，猛地一推门——那门没有插着，哗地打开了，秋虎往前踉跄了几步，终于扑倒在夏望家的院子里，把几个人吓了一跳。

秋虎爬起来时，擦破皮的面颊正在流血。

两只大狗凶猛地扑了过来，秋虎居然无所畏惧，一步一步在走向凤。

两条大狗见小小的秋虎竟然根本不理睬它们的警告，一时愣住了，但随即又扑上来要咬秋虎。这时，只见夏望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，拦住了两条大狗，并迅速地，一手一条抓住了系在两条大狗脖子上的皮扣。两条大狗十分凶猛有力，但夏望用尽全身力气，死死地抓住皮

扣，就见受阻的大狗不断地跃起，身子悬在半空里。

秋虎指着鸽笼中的凤：“这是我家的鸽子！”

两个朋友看了一眼秋虎，转而看着夏望的爸爸。

夏望的爸爸笑着朝秋虎说：“可这是我花一千块钱从你爸爸手里买来的呀。”

“这是我家的鸽子！”秋虎大叫着，冲上来就要夺夏望爸爸手中的笼子。

夏望的爸爸一转身，用后背抵住了秋虎，那两个朋友，一人抓住了秋虎一只胳膊。

凤在笼子里要死要活地往外挣着，咕咕咕地叫个不停。

夏望一直没有面对秋虎。他背朝秋虎，身子向前倾着，死死地拉住两只大狗，还不时地腾出脚来狠狠地踢那两条大狗。

眼见着眼见着凤的头上羽毛被撞光了，并开始显出血印，秋虎心疼之极。他蹲在了地上，不再上前去争夺。

夏望的爸爸赶紧将笼子拎到了屋里。

那两个朋友走过来，对秋虎说：“鸽子原来是你的，没有错。可现在是人家的了。人家不是偷的，是买的。小

朋友，可要讲道理。”

夏望的爸爸走了过来，对秋虎说：“这鸽子，我可以给你。但我要我的一千块钱。你什么时候拿来一千块钱，我就什么时候把这鸽子给你——任何时候。”

两个朋友也都蹲在地上劝秋虎：“人家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”见秋虎不动，他们就一人抓着秋虎一只胳膊，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。然后，他们就轻轻地拉着、推着，将秋虎引向门外。

秋虎只是小声呜咽着，没有赖着不走。

夏望的爸爸大声说：“什么时候给我一千块钱，我什么时候给你鸽子。我说话算数，我的两个朋友作证。”

“我们作证！”那两个朋友说。

秋虎走了。

两个朋友关上了大门。

夏望的爸爸说：“那孩子的爸爸是个往死里赌的赌徒，是不可能拿一千块钱来赎这只鸽子的。那孩子，又怎么可能有一千块钱！”

整个过程中，夏望一直没有面对秋虎，听到关门声后，他松掉了两只大狗，猛地跑进屋里，跑到他的房间，一

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趴在桌子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

7

秋虎一连三天没有上学。再上学时，人瘦了一圈。

夏望不但不再带鸽子进校园，甚至不再说关于鸽子的话题了。

从此，秋虎除了上学读书，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在了捕鱼上。只要有时间，他就拿着鱼网往城外走。这座小城四周都是河流。他要打鱼，然后卖鱼挣钱。他一定要赎回他的凤。它是他一点一点养大的。它几乎不再是一只鸽子，而是他的一个亲人——妈妈、妹妹都走了，现在，它就是他的唯一亲人。可，这个亲人，被爸爸出卖了。还好，妈妈和妹妹是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了，而它，还是可以回到他身边的，只要他能挣到一千块钱。

他根本不去想他一个孩子能否挣到一千块钱。

他只有一个念头：挣钱，从夏望家赎回凤。

打到鱼，他就拿到集市上去卖。他把一只瓦罐藏在他的床底下，把挣到钱全都放到里面。那天，他渴了，路过卖冷饮的摊子，很想吃一根冰棍，钱都从口袋里掏出

来了，但最后还是放回到口袋里。

他没有再去夏望家去看凤。看了，他伤心，凤也伤心，不如不看，不如专心致志地挣钱，早点把凤赎回来。

钱攒得很慢。照这样的速度攒下去，得有十年——没有十年，也得七八年。但秋虎并不焦虑，很有耐心地攒着。时间长了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攒钱干什么了。他不停地打鱼、卖鱼，仿佛这是他的一个兴趣，一个习惯。

渐渐地，他忘了凤。

凤只是偶尔飞到他的梦里。

邱叔又给了他两只蛋，但不是那对鸽子生的蛋。不过，生这对蛋的鸽子还算不错。

就在这对小鸽子飞上天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夏望不来上学了。

不久，秋虎听到了一个消息：夏望的爸爸被抓进牢房了，原因是他四处宣扬要集资办一个超大的工厂，拿高利息诱惑，骗了几乎半城人，现在终于穿帮了，人被铐走了不算，那么大一个家，一个早上就被成百上千的债主哄抢一空，现在夏望家什么也没有了。

秋虎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有点儿难过。上课时，不时

地看一眼那空着的座位，那时，注意力就走开了，老师讲了什么，就像一阵风从耳边刮了过去。

这天，放学后，他直接去了夏望家。

夏望家的那对大门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门洞。秋虎往里面看，院子里空空的。那个闻名于整个小城的鸽舍也已经不在了。那一大群鸽子呢？秋虎只看见屋顶上还站着三四只没精打采鸽子，都是一些不很值钱的鸽子。

现在，秋虎很关心凤的命运。但秋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：凤怕是被那些债主捉走了。他想：我就是有钱，也赎不回凤了。

看着眼前的一番凄凉，秋虎的眼睛模糊起来，也不知是为了凤还是为了夏望？

他怕看见夏望——看见了，说什么呢？就走开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夏望又来上学了。现在的夏望，看上去变矮了，眼睛也没以前亮了，整个看上去，灰土土的。上课时，夏望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，仿佛一个很疲倦的赶路人，坐在一片荒草中的石头上。原先，夏望上学时，隔两三天，就会换一双名贵的新鞋，可现在，一连许多天，就穿那一双鞋。鞋头已经破了，鞋带已经断了。那天，书店里的人来校门口摆摊卖书，放在往日，

夏望看都不看一下究竟是一些什么书，一买就是一大摞，可现在，他站在一旁看着，手在口袋里不停地摸索，最终只摸索出几枚硬币，连一本最便宜的书也买不起，只好低着头走到一边去了。

秋虎总不时地看一眼夏望，夏望也会不时地看一眼秋虎。

这天，夏望守在秋虎回家的路上，等秋虎走到他面前，说：“那只鸽子还在。”

“凤？”

夏望点点头：“他们来抓鸽子时，我把它藏了起来。”

秋虎听了，情不自禁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“给你吧。”

“我还没攒到一千块钱，差很多呢。”

“我不要你钱。”

秋虎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又扭头看了看四周：“你留着吧。”

“给你吧。”

“我已有两只了，它们马上都要孵小鸽子了。”



两个人没有再说什么，分手了。

过了半年，秋天，到处金黄，金黄的草，金黄的树叶，阳光已不再像夏天那样刺眼，但十分明亮，世界变得金灿灿的。

秋虎得到一个消息：信鸽协会要举行一次放飞比赛，这一回的赛程比较长，三千五百公里，是一次大赛，有人出钱赞助，哪只鸽子最先归巢，可以获得两万块钱奖金。

秋虎明明知道，这么远的路程，他的两只鸽子是飞不回来的，但还是想去试一试。这天，他用笼子装了那两只鸽子，来到指定的地点。工作人员查看了脚环上的编号，并做了登记。这里已经收了很多只鸽子，一片咕咕声。它们将运送到三千五百公里以外的某个地方，然后一起放飞。秋虎看了看这些鸽子，心里想：能有几只还能飞回家呢？哪一只会是最先飞回来的呢？

出了门，他去附近上厕所，走出厕所时，看到了一个背影：夏望！

夏望提着一只鸽笼，正走进秋虎刚才进去过的屋子。

秋虎没有叫夏望，回家了。一路上，他心里杂七杂八的，思绪乱糟糟的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请了假，天天在家守候着。“没有

准，它们能飞回来。”他心里存在一份侥幸。在等待他的这两只鸽子时，他总是想到凤：凤能飞回夏望家吗？凤在夏望家已经快三年了，凤已经有新家了。想到这一点，他心里酸溜溜的，酸溜溜的。

这天早晨，秋虎还在睡梦中，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鸽子的叫声——不是那群鸽子的叫声，一惊，坐了起来。侧耳细听，又听到了鸽子的叫声。“回来了！”他立即蹦下床，直往后院跑——那些鸽笼都挂在后院的墙上。

开了通往后院的门，那鸽子的叫声立即变得异常清晰——他愣住了，随即浑身哆嗦起来：是凤的叫声！

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，双腿一直在颤抖。

凤就在鸽笼里。

那鸽笼就是凤原先住的。它走后，其它鸽子数次要占居这个鸽笼，都被秋虎轰开了。

凤显得有点紧张和不安，见秋虎走过来，显出要飞离鸽笼的样子。

“凤……”秋虎叫着，“凤……”

凤不再叫唤，有点困惑地看秋虎。

“我是秋虎呀，我是秋虎！……”

凤往笼子深处退了几步，脑袋却不住地向前探着。

秋虎觉得凤很瘦很瘦，瘦得几乎只剩下了一副骨架。但眼睛却还是那么闪闪发亮。也许，是因为它日夜兼程飞了三千五百公里！秋虎明明知道，鸽子其实是无法夜间飞行的，但他还是觉得它夜间也飞了——夜里不飞，怎么这么快就飞回来了呢？

凤好像知道，它应当要让主人立即捉住它，好赶去让人家验证。它蹲了下来，不住地抖着翅膀，并且咕咕咕地叫着。

秋虎捉住了凤，将它关进一只笼子里，赶紧打电话给主办这次放飞大赛的办公室：“报告，0508号已经归巢，颜色，黑色。”

对方的声音有点颤抖：“是真的吗？你确定0508号已经归巢了吗？”

秋虎说：“我确定。”

对方告诉他：“如果是真的，那么，它就是第一只飞回来的鸽子。你赶紧带着它过来验证吧，赶紧，孩子！”

秋虎拎了笼子就往外跑，但跑了几步，脚步渐渐慢了下来，到了后来，他几乎站住了。他低头看着凤，后来竟然在马路牙上坐了下来。

凤很安静地呆在笼中，有时，会歪着脑袋看着秋虎。

风大了起来，吹得落叶满街跑。

秋虎抱着脑袋，不知坐了很久，他忽地使劲摇了摇脑袋，突然起身，提起鸽笼，沿着街拼命向夏望家跑去。

夏望也没有去上学，这会儿，正坐在门槛上。门洞很大，他人显得十分瘦小。他偶一抬头，直见秋虎正往他这儿跑，慢慢站了起来。

秋虎老远就向夏望招手：“快！快！……”

夏望不明白秋虎要干什么，愣在那里不动。

“快呀！快呀！……”秋虎一个劲地向夏望招手，并作出要转身往回跑的样子。

夏望跑了过去，当他看到笼中的凤时，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傻子，站在那里光眨眼睛，仿佛在回忆什么。

秋虎跑过来，猛地一拉他：“飞到我家去了。你快跑呀！……”

夏望还愣着，秋虎狠狠踢了他一脚，不理他了，转身向前跑去。

夏望终于醒过来一般，撒腿追了过去。

一路上，他们轮流着提着鸽笼，肩并肩地跑着。

秋天的阳光，十分干净……

2014年6月25日夜11点30分于修订于北京大学蓝旗营